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四十四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七

在朝藁十七

元 虞集 撰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

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
用之以成大勲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
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官府之
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
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即受知
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
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
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哈瑪特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啟闕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旺扎勒賽音先請見二人則啟闕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

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哈瑪特出與左丞郝偵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宴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

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
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
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
為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
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
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
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爾郭斯革宿弊而新
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

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叅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

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
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即世
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官府舊僚不能無
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係
也柰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旺扎勒薦公
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
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為
皇后即東宮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

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
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
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
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
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
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
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
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

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
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
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善用
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
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
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
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
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涖

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閱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后

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學舍於四邑

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
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
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惇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
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
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
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
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歷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
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

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
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
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
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
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
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
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
旨托音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

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楚通承德郎
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錦結努嫡夫人
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錦結努方七歲家法
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
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錦結努年十二已備宿衛
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
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
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

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
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
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
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
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
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鬢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飭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
衆賢彙興肅肅以朝雖雖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
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
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
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不在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
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宮壺
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
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
斯為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為
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
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
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九垂三十年有
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
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

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云西山峨峨
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
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
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
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
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
豈不偉哉公諱都濟爾布哈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
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
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
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錫喇命其氏族視蒙
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翁吉喇
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
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

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

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酬尼資方幼時世祖甚

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

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

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

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官人也卒贈臨汾郡夫

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珪琳齊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時阿哩克布克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
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
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
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和
卜察特安西王乳母之女也嫺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主
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
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
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无所加念常竒公所為
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納延
之役軍次杭愛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
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
金二及杭愛之寇乞降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
公言於宰臣曰杭愛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
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

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它職者七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芻餼

燕享之節賜賚之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視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

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備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
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
院能官都濟爾布哈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克呼
濟蘇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
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
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
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

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克嚕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請官市駟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

府達噶齊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密與太師伊扎爾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杭愛巴爾斯庫庫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



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上多
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
以風雪告公復為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
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
惟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
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者塔齊私取海舶之貨
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塔齊甚

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塔齊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塔齊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絳國夫人托克托呼追封冀國夫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巴勒巴和哩台皆為監察御史伊蘇袞章佩監少監和托齊中書客

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和哩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歷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喇巴圖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任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竒士褒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盱眙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惟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竒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饑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武皇在邊熊貔如林

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迺有大賚乃出金目泉
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太師盛饗於軍大車
彭彭載酒餽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
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
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
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猶忍彼忌則憚以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
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

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
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
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
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
德業贊襄訂謨於其間以責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
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
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
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領朝政既老而不聽
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
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
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
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漸盡閣學士呼圖克婁都哩默色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涪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

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祿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
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

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
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
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
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
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
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
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真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為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
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

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

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
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
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
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莢滌
瀟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
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
為浮夸朝豔夕壤孰為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

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
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
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
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
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
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製文

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時巡上京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哈瑪特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有自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
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為
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
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羅蒙郭勒尚書及大都尹布
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
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
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
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迓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旺扎勒賽音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果有令旺扎勒賽音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扣門。又不得。

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搗殺左相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布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

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
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
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
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
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為氏奎章閣
藝文監丞赫舍哩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為氏狀

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各為部落非郡縣無市井襍處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鈕祜祿曰赫舍哩曰富珠哩亦或為高氏公益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為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夔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

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字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都沁郡王取中原有功為千夫長復從琨布哈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烏魯克台次即公也公諱觸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董
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裕宗擇宮僚以公
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裕
皇竒公材國人謂黃曰實喇公須黃裕皇因賜公名實
喇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
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
年十月王傳色勒敏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
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世祖既定都于燕

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伊蘇布哈段禎董其役功成有
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
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
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
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
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
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

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善延泰定_缺年師顏佐樞府以例

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

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

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時恩封楊氏

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曩曰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

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

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善延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
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太后命善
延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善延故官子善教之以
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善延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
違無怠延祐^缺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
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
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歷改元之十月即自大

同召善延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善延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鼎滿台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和通次延里孫

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嘉努次適史
達爾結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
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太子以為名
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
而公明辨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
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
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
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

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
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
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雖雖
在宮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宮
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啟祚孔安頡頏專城
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居庸巍巍兩京公
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干城夙夜

祇事世祖時巡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
都宗社攸在統臨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
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啟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
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
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
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宮弗貽主憂
實為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
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

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省儀廟
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職為母儀則
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敷天子命之封
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
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十六頁後八行搏舊作脫完今改
二十頁後六行哈穆喇巴舊作阿木魯版今

改

卷十六第二頁後二行額琳沁舊作亦輦真今改
後做此 三頁前五行錫勒們舊作失里門今

改後做此 前六行圖塔哈舊作禿忒哈今改

五頁前二行實喇唐古特舊作失刺唐兀臺
今改 六頁後八行幹拉舊作幹來今改後做

此 七頁前一行納琳舊作納璘今改後做此

八頁前五行舒努舊作文殊奴今改 九頁

前七行伊克扎爾固齊舊作也可扎魯火赤今

改後做此 十頁後八行伊瑀格舊作月魯哥

今改後做此 十一頁前三行達吉尼舊作達

即拏又托音舊作脫因今並改後做此 前六

行察克舊作茶哥今改 後二行紐爾尼格舊

作女女哥今改 十四頁前七行鼎珠舊作定

往又達爾瑪舊作達里麻又奇爾實實舊作吃
刺失思又呼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今
並改後做此 十五頁後四行蘇達蘇舊作孫
都思今改後做此 後五行戩多卜舊作建都
班今改後做此 後七行鄂允舊作阿榮今改
後做此 十六頁前六行蘇爾噶勒實呼舊作
鎖兒罕世刺又齊拉衮巴圖爾舊作赤老溫八
都兒今並改後做此 前七行諳達舊作安答

今改後做此 前八行昭齊拉袞舊作召赤温

今改後做此 後五行集賽舊作怯薛今改後做

此 後八行蘇都舊作鎖兀都今改 十七頁

前一行濟必特穆爾舊作只必帖木兒又茂薩

里舊作牟忽黎今並改後做此 前二行唐古

特舊作唐合斛今改後做此 前四行呼圖克

忒舊作忽都斛又巴約特珍舊作伯要真今並

改後做此 前六行齊哩克琨舊作怯連口又

努圖克齊舊作奴都赤又巴爾齊舊作八兒赤
又錫保齊舊作昔保赤又哈齊舊作哈赤今並
改後做此 後二行伊蘇額布根舊作也連也
不干今改後做此

卷十七第二頁前七行賽音舊作賽羊今改後做
此 三頁前七行和爾郭斯舊作和禮霍孫今
改後做此 七頁後一行楚通舊作椿童今改
後二行錦結努舊作金界奴今改後做此

十頁前二行都濟爾布哈舊作禿堅里不花今

改後做此 前五行錫喇舊作晉刺今改 前

六行翁吉喇舊作雍吉刺今改後做此 後三

行酬尼資舊作丑妮子今改 後八行珪琳齊

舊作忽林赤今改 十一頁前一行阿哩克布

克舊作阿里卜哥今改後做此 前五行和卜

察特舊作忽八察今改後做此 後四行杭愛

舊作亢海今改後做此 十三頁前三行克呼

濟蘇舊作潤里吉思今改後倣此 後二行克

嚕倫舊作乞祿倫今改 十四頁前四行伊扎

爾舊作月察兒今改 前五行巴爾斯庫庫舊

作八兒思潤今改 後七行塔齊舊作帖赤今

改後倣此 十五頁前六行托克托呼舊作脫

脫灰今改 前七行巴勒巴舊作班卜今改

前八行伊蘇袞舊作野速固又和托齊舊作忽

都赤今並改 二十三頁後四行羅蒙郭勒舊

作忙兀兒今改 後五行布敦舊作鉢敦今改後

做此 二十五頁前八行赫舍哩舊作訖石烈

今改後做此 後四行紐祜祿舊作女希烈今

改 二十六頁前四行都沁舊作段真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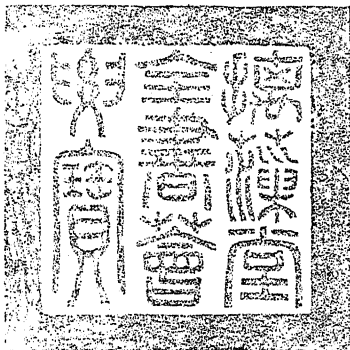
前五行琨布哈舊作口溫不花今改 前七行

烏嚕克台舊作兀魯台今改 後四行實喇舊

作夾刺今改後做此 後七行色勒敏舊作撒

里蠻今改 二十七頁後一行善延舊作師顏

今改後倣此 二十八頁後七行鷓滿台舊作
乃蠻歹今改 後八行和通舊作海童又延里
舊作燕閭今並改後倣此 二十九頁前二行
爾結舊作兒吉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張子誠

膳錄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八
九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八

在朝橐十八

元 虞集 撰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
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

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
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
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
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
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
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
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

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
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
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
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
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
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
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納
延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

哈郎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巴延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

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

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僧格之為相也
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
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伏罪上之改
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以為太子詹事旺扎勒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旺扎勒而以公為

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
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
資也吏多並緣為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
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
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
吏撈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

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
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
力爭之吏得不死奏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
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
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
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
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

祝之阿斯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
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
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
或以為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
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
者以為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為贊識以
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鄉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

至禁庭馬當是時太師特們德爾為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等遂與公等顯奏

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即位也特們
德爾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
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
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
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
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
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

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啟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

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
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
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克遘
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
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
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
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

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
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
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
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
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
為京北鄆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
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諸軍鄂勒贈輸忠
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

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
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
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尼古勒章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
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
二長適平章政事鄂博哈雅次適舒魯亥巴爾公墓在鄜
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
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
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
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歛長籌以督畿垆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
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
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
曰予保公田於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克滔
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於斷
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訛國
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
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
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我我其
麓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於太史千載
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
四年十二月甲寅薨於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
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
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

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
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
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
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
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
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
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

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
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
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
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
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
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劔將奔潰公傳令止之
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

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

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首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蹶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

九矣獨南高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衄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

公脅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
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
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
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
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
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
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
為言樞密副使按巴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

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
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
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
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
其命為副使太師伊嚕勒諾廷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
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陪金
感宗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巴圖爾者惟真定史天
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

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
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
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
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特摩齊之貧而典鬻妻子
者還輦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此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
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

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巴圖爾之子也故事侍宴

別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濟蘇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儻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

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淞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努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



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詐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濟蘇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

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願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錫勅們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

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使約爾珠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太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戶布色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錫勒們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

臺猝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叅議中書省事和卓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

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億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珠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特們德爾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

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
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寃
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時所佩符及厯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瑪魯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
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
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
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
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
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
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
救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

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
之不若乎又手䟽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
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鑿不遠惟聖明奮
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
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
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
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
進講公懇懇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

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

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
上聞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城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
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
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剴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
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
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
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

馬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
謹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
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
悅生佚老馬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
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
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
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
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

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
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
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布呼次繼室董守慤次未
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呼圖克特穆爾孫
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
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
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

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頌有成孰不
昨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
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
典司風紀既貳宥宥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
載於行而祝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
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睢

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
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
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
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
遂為永新人曾大父暈宗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橋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鈇耒陽州副長官女二
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
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
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
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塘里既葬矩以國
史院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
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

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天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欹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齋戒為之禱有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賤買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

者之歛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

仆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

米以爨行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

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免矣

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為佐於邦惠先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壯童歲時來者觀於鰲下尚其勿毀以永終

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
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
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
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
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
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

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

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下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慮公克柔列薦先生為閩海
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
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不止於詞
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
福清判官致任先生一視之漢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
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

而間訝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故宋時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多皆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嘗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二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

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

手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
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
述作矣此遺則䟽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
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
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

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遂巡未能而

彥粟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粟而無及矣悲

夫彥粟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

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

材為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嚮目彥粟為神童期之深

遠然彥粟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

禁其夜讀使休息彥粟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

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

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
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為業從
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
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竒特
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
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為
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

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
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以歸葬吳興宇知某之哀彥粟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
恐遂湮沒云彥粟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
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鹽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
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闕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
間復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
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
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
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
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

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
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裴
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
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
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
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

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
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
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
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樂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
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盆莊娶毛氏子炯業進
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
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

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
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
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
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
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竒托諸銘詩不
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
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者中
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
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
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
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
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

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
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
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
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
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

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郡守姪侍郎生漳州通守時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為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鄉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

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為祠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為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誌詮諳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進卒邠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

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
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為之銘銘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
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匯而斯衍
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孫里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鄱陽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

有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
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
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
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
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鄩鄩生藤
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克仁克仁生
士享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
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為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
員與登仕為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
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
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
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
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
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

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困末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為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為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圃以為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

生云東為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
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
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
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
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辰十一月廿八
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聞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
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
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

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
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國
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
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
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為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
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十八